

康七代蔵作



達夫代表作

郁達夫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No. 0302

達夫代表作 實價七角五分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郁達夫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杭州 開封 九江 漢口 廣州 廈門 汕頭 香港 福州 鄭州 洛陽 雲南 現代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0, 1, 0, 初版 1933, 5, 20, 六版 10001—12000册
----------------------------	---	---	---

改 版 自 序

達夫代表作的出世，本來是因爲想救濟幾位失業的朋友之故而想出來的方法。當時他們在開書店，大家來要我出一本書湊湊數；而我哩，又笨拙得厲害，不會抄襲日本人的小說來當作我自己的作品，又不曾雇用些青年來代我寫作，所以只能將已經出版的，實在是幼稚得不堪的五卷全集來送給他們，教他們自己去選擇幾篇比較得不肉麻而還可以看看的東西出來，出一本選集。當時爲出

這書之故而最費心力的，是錢杏邨先生，孟超先生，楊邨人先生的三位。“達夫代表作”這一箇名目，也是由這三位先生替我取定的。印行之後，到了兩版的時候，他們的那家書店也無形中停頓了，現在現代書局就又舊事重提的問我來要出這一本書。我也因為這幾年的失業的結果，連日用的幾箇必需的金錢都來不轉身了，所以也落得做一次買賣，再來改訂一遍，讓他們去出去。

并且由買賣的這一方面講來，在我尤其是覺得乾脆合算的，是一箇新近由一位文學商人創設的所謂出賣印行權的事情。這一箇所謂印行權者，實在是一箇奇妙不過的名稱，一本書的印行權雖則賣了，而這書的內容的版權，還依然是屬於作者自己的，所以在甲的地方出了一次之後，只敷內容不完全一樣，編次順序把牠顛倒顛倒，變換一箇名目，則一樣的內容就不妨再在乙的地方出書的。這

一種辦法，由作者的利益方面說起來，實在是很好的辦法，可是由購讀者方面講來，却的確的是有點類乎奸商的詐欺取財的行爲，所以我在這改版的第一頁序上就想誠實地先告訴購讀者諸君一聲，“這一本所謂代表作者，實在是由全集裏選出來的東西，萬一你們買重了之後，可不要來怪我，說我在騙取你們的幾箇血樣的金錢”。

已將這書的來踪去跡叙明了以後，我就想再將牠的內容來約略的分割一下。

我的全集五卷，雖則有六十萬字內外的容量，然而老老實實，並非假冒謙虛的自己評量起來，覺得稍有一點可取，讀了不會起寒粟而感到肉麻的，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的東西。而這十分之一的寥寥幾篇之中，覺得可以傳世行遠，遺給子孫的作品，由我自家無論如何的自誇自負的說來，最多也不過一篇兩篇而已。當然是不消說的，這十分之

一，和這十分之一中間的一篇兩篇，是已經統統都收集在這一本所謂的代表作裏了。所以沒有讀過我的全集的人，我只想以這一冊小小的選集奉獻給他，而想來讀我這一冊小小的選集的人，我尤希望他只讀讀“離散之前”以後的一篇兩篇，最多也不要超過三篇。

在改訂這書的當中，本來是想把“銀灰色的死”及“還鄉兩記”刪去的，但書店的主人，却希望能維持原書的狀態，所以只把文句略加了一番修改，而篇數仍復不動，依舊是如前兩版之數。不過在前印的兩版之中，末尾是有錢杏邨先生的一篇後序的，現在因為出版的書店不同，而錢先生的那篇文章也已經單獨印出來了，所以不載，一半是怕掠他人之美，一半也是因為這序中有幾處期望得我過大，實在有點兒慚愧害怕的緣故。

一九二九年十月達夫序於上海

目 次

改版自序·····	1
銀灰色的死·····	1
采石磯·····	29
還鄉記·····	65
還鄉後記·····	109
離散之前·····	129
春風沉壁的晚上·····	147
薄奠·····	175
小春天氣·····	199
煙影·····	215
過去·····	235
微雪的早晨·····	269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301
一箇人在途上·····	313

銀灰色的死

(上)

雪後的東京，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些年終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傷感的時

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有一間樓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這一家人家，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生氣似的。樓上的門窗，還緊緊的閉在那裏。金黃的日球，離開了上野的叢林，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

太陽的光線，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黑漆漆的房內的光線裏，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窩看來，他却是一個清瘦的人。

他開了半隻眼睛，看看桌上的鐘，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又仍舊嘶嘶

的睡着了。半醒半覺的睡了一忽，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他纔跳出被來。胡亂地穿好了衣服，跑下了樓，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跑出外面去了。

他近來的生活狀態，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從十月底到如今，兩個月的中間，他總每是晝夜顛倒的要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東京的酒館，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跑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的耳朵裏，忽然會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裏，會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炷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裏行間，忽然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一雙迷人的眼

睛，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纓似的一排牙齒，也看得出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微微的在那裏笑着。也有斜視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如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會不知不覺的跟了那隻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了出來。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着的時候，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纔走出來，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不清了。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不能看見一箇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的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在街上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

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學的鐵欄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着的樣子。背靠着了鐵欄干，他儘在屏裏看月亮。看了一會，他那一雙衰弱得同老犬似的眼睛裏，忽然滾下了兩顆眼淚來。去年夏天，他結婚的時候的景象，同走馬燈一樣，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人們便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來，知道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

點入家，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在一個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裏，因為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爬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在藤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著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我問你，唉，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色都沒有的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

了起來。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在流下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了，望望窗外看，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抬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薄薄的雲影，浮漾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麼星呀？”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

苦咧。”

他靠住了大學的鐵闌干，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他的眼睛裏，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一雙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綫，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搖了一搖頭，便自言自語的說：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總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總也是真的。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

一邊流淚，一邊他就站起來走，他的酒已經醒了，所以他覺得冷起來。到了這深更半夜，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家裏去。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他住的樓上，也沒有火鉢，也沒有生氣，只有幾本舊書，橫擺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車站去。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車室裏，有火爐生在那裏，他上火車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去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進了車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祇看見兩排電燈，在那裏黃黃的放光。賣票房裏，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在那裏打呵欠。進了二等待車室，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遠遠的有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來。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